

玉环公园多妩媚

■方贵州



玉环公园俯瞰 陈灵恩/摄

西青山的无数条溪水，潺潺缓缓地不知流淌了多少年。清雍正年间的一个夏秋之交，两场滂沱大雨纷沓而至。

大雨涌起的山洪怒涛，注入了西青山麓的Y形河汊——后来的玉环城“护城河”，然后翻卷咆哮着一路奔腾，于河汊交汇处，使劲地冲开了一条修筑玉环城城墙的石料运输水道。从此，这段顺流向海的水道被唤做“天开河”。

玉环公园由里、外两个区域组成，里面的区域称“里公园”，始建于1995年，占地面积约四五十亩。里公园静静地躺着，聆听一年四季的更迭和人来人往的声音，像一枚静卧在护城河母腹中的玲珑珠贝。里公园显然不大，可相对于当年建成区面积仅有5.3平方公里的玉环来说，倒也般配。

里公园在设计时，充分地吸纳了江南园林的主体风格——位于中心部位的那口“心”形池塘，就是设计、造园者的匠心所系。

心字的斜勾里，是一片开阔的河面，水波绸缎般铺向彼岸；心字的点画间，安放着三枚渚洲；渚洲的呼应处，可见港汊曲折，小桥通幽。有风从头顶拂过，带着蓝天的问候和白云的心思，给游园者以直抵心灵的慰藉和惬意。此时，有小舟轻轻划过，载不动一船的欢声笑语，又有时不时的柔声细语在耳边颤动。但听得身后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只白鹭从半空箭一般插入水面，叼走了一条狠命挣扎的小鱼，然后，迅疾地扇动翅膀，心满意足地飞离了群鹭争食的是非之地。

许多涟漪在游船的划动中支离破碎。

浅滩上，一波波多情的池水，正悄悄地突破了芙蕖、睡莲等水生植物的重重设防，轻吻着堤岸。近岸处，遍植桃李、腊梅、玉兰、桂花，还有那亭亭的树、摇曳的竹、蓬勃的松、攀爬的藤、地毯似的草……它们，如一场宏大叙事，在公园的每一个季节、每一个角落，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

显然，花草树木是有灵性的，它们听命于自然节律，轮番上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；它们既不会撞车，又不会缺位，为的是让玉环公园天天树常绿、月月花竟开，万紫千红春满园。

如果，你是一位玉环公园的稀客，初来乍到即便遇上了一溜沿着墙角绽放的三角梅，遇上了火焰般的石榴花、明媚的海棠花和素雅的樱花、灿烂的菊花以及那些个名目繁多、叫都叫不出名字的赤橙黄绿青蓝紫……要是你刚好遇上腊梅迎春、玉兰吐芳、丹桂飘香，要是你刚好遇上其形如簇、如堆、如伞，其色如云、如霞、如雾，其香或浓冽、或淡雅、或清幽的盛大分享时，请不要太过惊喜，因为，这是玉环公园对每一位游园者的一番情感表达，如一份写在大地上的欢迎辞。

水是山精魂，山显水风骨。不知是从哪里搬来的一座“红石山”，在心池旁燃烧着一团不熄的焰火，尽情地把春的妩媚和夏的豪情洒向了池之两岸、万绿丛中。一座凉亭，在“红石山”的斜坡上悄悄地伸出了两支檐角，望之如二八佳人斜抱琵琶，暗送情愫，不由人心头一颤。还有那粉墙黛瓦的楼台水榭在曲桥回廊间临水而立，电影慢镜头似的纷来眼底。其姿态，大有曹雪芹笔下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一角之韵致。

二

如果说，玉环公园是一个人的五官颜面，那么琢玉阁便是这高挺的鼻梁。

琢玉阁原名环玉阁，现在的阁名是后来改的。想当年，琢玉阁在近乎正方的两米高台上凌空起势、潇洒出尘时，有人曾经夸赞：琢玉阁的建筑气势“不让滕王阁”！

哦，滕王阁乃天下名楼。于是乎，我便一口气爬上了这三十多米高的阁之顶

端。此时的我，分明不在“豫章古郡，洪都新府”的江西南昌，眼下自然没有“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”的幅员辽阔、沃野连绵。但是，放眼素有“珠城”之称的玉环城区，正如市文化局原创作室主任刘艺先生在他的联语中描述的那样：

“三山叠翠抱珠城，园林入画；二水微波环玉阁，风月登楼。”

“玉水长流，秀雅名园供冶性；环山不老，崔嵬高阁勘凌云。”

“三山抱郭毓明珠，移嘉木、莳名花、缀翠羽丹霞，纳千峰云气。何处桃源，只在天涯胜地；二水环园含碧玉，造琼楼、置瑶阁、看沧烟落照，听万壑松涛。恰逢盛世，凭添海角芳洲。”

刘艺先生的楹联作品获得大奖，与楚门中学潘步青老师“借过眼烟云，醒行人耳目；邀经天日月，净游子心灵”的联作一起，由当年有书坛国手之称的刘江、朱关田、王冬龄、羊晓君等四位先生挥笔书丹，自1999年以来一直张挂在琢玉阁底楼的红漆大柱上。潘步青、郭世镛、戴汉节三位老师，是当年玉环公园征联的特邀评委，潘老师在评联之余，欣然为琢玉阁奉送了佳作。

我常常站在琢玉阁的台阶上读联语、赏书法。而每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吟诵刘先生、潘老师的联语大作，品鉴那些或飘逸或灵动的书法点画时，依然有一份诗意之美、和谐之美、变化之美的跨界艺术感受破空而来，依然有一份视野开阔、胸襟豁然的人生感慨回荡心头。

在我的有限认知里，向全县（市）有奖征集楹联作品，玉环公园是第一次，楚门镇的北渚廊桥是第二次。据时任县城建设办公室主任的孔春桥介绍，将公园建设与文化建设联袂打造，是城市建设的有益尝试。

玉环公园的变化，在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里，年复一年地发生着。

于是，就有了姗姗来迟的“外公园”。迟到的外公园像一只硕大的俄罗斯套娃，套着里公园、护城河，也套着好几座茂密参天的香樟林、榕树林、加那利海枣林，套着喧闹的儿童乐园和激情广场。这一套，居然套出了玉环公园的一片芳洲和公园上空的一片蓝天，套出了一丝丝曼妙的异国情韵。

连接里、外公园的是一座紧贴河面的九曲平桥。千姿百态的桥，像千姿百态的少女，在星月交辉、灯火璀璨的傍晚时分，愈显娇媚。

夏夜的星空下，平桥上坐满了纳凉避暑和数星星讲故事的中老年人。在平桥遥看桥的左邻右舍，上游是拱桥、下游是高桥，还有康育桥、广陵桥、玉兴桥、城

曾经听人说过，陈盆滨夫妇由于共同的长跑爱好而相识、相恋，然后结婚生子。还说，他俩的无数人生大事都是在奔跑中圆满的。而今，陈氏夫妇已经步入了人生中年，可他俩依然在忙碌的赛事之余，相互鼓励着寒暑不辍地坚持长跑日课。显然，他俩的故事富有传奇又十分励志。如果说，陈盆滨是一柄锋从磨砺出的“宝剑”，那么，其妻便是一支香自苦寒来的“梅花”，夫妻俩就是这“宝剑和梅花”的黄金组合。缘分的门当户对并不让我感到意外，因此，我深深地为他们祝福，祝福他俩拥抱幸福！

四

早上六七点钟的阳光慢慢地爬上了那座叫东山头的冈峦，洒下金灿灿万道光芒，一阵阵晨起的小风掠过树梢、抚过草尖、甜丝丝的直扑心口。这正是晨练的高峰期哦，一波又一波的晨练者浪潮般涌进了公园，有挥拍的、跑步的、跳舞的、也有走路做操练太极的。人们像天上的鸟、水里的鱼，分别从跑道上、竹林下、假山旁、空旷处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和习惯的健身方式。正可谓“鸟有鸟道、鱼有鱼路”，个中情形，纷纷验证了那句“人以群分”的老话的所言不虚。

那些原先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同事、老邻居，那些久未谋面的老同学，竟然在公园的进门相见、出门相见中，走成了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的老伙计。炼友们相互间的一声招呼，又好像回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青葱岁月。

“公园场地大、空气好，一年四季都有风景，因此，只要晴天好日，我每天都会往这边走。”年近八旬但看上去才不到七十来岁的老王如是说。

“是的，近年来，我们一帮人也成了公园的常客。”七十多岁的陈大妈一手带大了两个孙辈，现在成了家里的撒手掌柜，她出资置办了一套音响设备，和一帮志趣相投的老姐妹一起，整天泡在公园里。

有炼友告诉我，自己家离公园很近，脚头顺了，常常一天要来公园两三次。他说，时长日久，自己好似患上了“公园依赖症”。

不知是错峰锻炼的需要，还是个人习惯使然？许多中老年炼友总是踏着落日的余晖走进公园的。与早锻炼不同的是，这些晚锻炼的人群中明显地增加几支健身舞、交谊舞的团队，还有好几支叫不出名称的器乐合奏队、舞蹈小分队。交谊舞的团队中油腻男和中年大妈的占比比较大，一众油腻男和中年大妈，在或快或慢或高或低的音乐伴奏声中，将傍晚公园的如火如荼，齐心合力地推向了茫茫人海。

公园是健身房，锻炼是生产力。通过公园锻炼，脚手康健、人生晦晦，比赚了大钱还开心。

我见公园多妩媚，料公园见我亦如是。这里，请允许我化用一下古人佳句。是的，在公园，炼友们收获了快乐、健康和友谊，也爱上了公园的空气、阳光和花草树木。由此，我想到，这世间不只是人与人之间讲缘分，人与公园之间，或许也一样。

玉环公园的每一天，哪怕阴晴雨雪，多像一部交响乐。清晨是序曲，白天是行云流水的节奏变化和慢板叙事，傍晚是激越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复归宁静。

晚间八九时，人们陆续撤离，回到了自己的内心。

作者简介：方贵州，玉环沙门人，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。有《家山巍峨》散文上下集出版，也有《油菜花》等诗词习作被《中华诗词》刊出。曾数获玉环市“金榴奖”。